

在第三届高级研讨班上的讲课插话

费孝通

如果从我英国留学毕业后回国到云南大学从事教书算起，到今年，我的教师生涯正好六十年了。我的一个教书习惯，就是讲课不照书本宣读。这并不是说我不做准备。我是把要讲的稿子先出来，交给大家看。上课的时候就以讲稿为基础，即兴发挥，称之为插话。今天也是这样，我的讲稿“读马老师遗著《文化动态论》书后”已经印出来发给大家了，我就不照着念了。请大家听了我今天讲的内容之后，回去再把讲稿看一看，严格地审查一遍，看有什么不对的或不明白的地方，把问题写下来，提出来，我希望有机会和大家讨论、对话，以期教学相长。

这一次研讨班的活动，是把两件事情合到了一起。一件是为北大百年校庆而举办的“21世纪文化自觉与跨文化对话”系列学术讲座。我们为此请来了各国同行中熟悉的朋友，大家聚在一起，进行学术交流，时间是两个星期。接下来专门有一个星期，是继续我们的高级研讨班。这个班重在大家讲，大家讨论。我们把两件事情连接了起来，让大家先参加系列演讲，再参加研讨班的讨论。我为这次研讨班准备的讲稿写了半年，去年暑假里边开始动笔，反复地想这个问题，最近才写完。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同时也和这次的系列讲座能结合起来。

写这篇讲稿的目的，还是在对我的学术思想进行反思。学术

反思是这几年来我为自己定下的一个工作内容，就是要求自己对过去发表过的学术思想回头多想想，我的思想是怎样来的，为什么这样想，现在看来是否还有点道理，是否要修正，甚至改动。这可以说是我个人的“文化自觉”。学术反思是对个人而说的，文化自觉是学术反思的扩大和发展。从个人扩大到自己所属的文化，从个人的学术发展扩大到一门学科的演变。学术反思是个人要求了解自己的思想，文化自觉是要了解孕育自己思想的文化。所以我说我这篇讲话既是我的学术反思，也可以和这次系列讲座的主题相结合的。因为要取得文化自觉到进行文化对话，以达到文化交流，大概不得不从学者本人的学术反思开始。学术反思到文化自觉，我认为是一脉相通的。

我这篇讲话，其实不仅是我个人的学术反思，思想的再思考，也是对我所学到的社会人类学的反思，对社会人类学这门学科还可以说是一种文化自觉的尝试。

我觉得，人类学也好，社会学也好，从一开始，就是要认识文化，认识社会。这个认识过程的起点，是在认识自己。我这个人作为一个生物体，是在既定的文化里边长起来的，一切离不开自己所属的文化。但是尽管如此，要了解自己所处的文化，这个事情并不容易。我记得 1979 年我访问 Chicago 的时候已经提出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这件事，主张进行文化之间的交流。跨文化交流的基础，就是得从认识自己开始。我一生所做的事情，就是希望能认识自己。搞了这么多年，写了不少文章，也只能说是认识自己的开始。文化，我叫它是个人造的人文世界。这个人文世界是我们的祖先和我们自己造出来的。造得怎么样呢？我们自己生活在里边，可是并不清楚这个问题，从来也没有人对我们讲过。我现在老了，想要看一看，自己从小学来的这一套文化，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它的内容是什么样的，怎么去分析它，怎么去理解它，看它

在我们生活上发生了些什么作用，又怎样发生变化，它是怎么变动的，为什么变动，动到哪儿去……这些问题，我认为就是人类学者、社会学者要去观察和研究的题目。也就是说，要用我们现在所掌握的认识客观事物的科学方法，直接去看、去观察、去分析社会生活里的事实、秩序、格局和基本规律。这既是在认识社会、认识世界，也是在认识自己。这样得来的认识才能运用来满足我们生活的要求。

去研究我们所处的这个人文世界的基本问题，是我所说的文化自觉的第一步。在去年的研讨班上，我们提出这个要求，还只是在说要做这个事情。今年的研讨班，我们已经开始把这个事情做起来了。我们请了很多专家来这里进行交流、对话、参加讨论，这本身就是一次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加强我们对当前所处的人文世界的认识。我们开始进入文化自觉了。

事情很凑巧，昨天晚上，我得到一本北大出版社刚刚出版的我自己写的书，书名叫“从实求知录”，是我最近几年发表的学术反思文章的结集。为什么叫“从实求知录”呢？意思是书里边记录了我从实际中得到知识的经过。我这些年来所得到的知识很少，也不见得都正确，但是我确实是从实际生活当中得到的。这本书就是讲我这一个人求知的经过，从中也可以看出我的思想在六十年里发展脉络和发展的过程。

从 1995 年开始，我觉得自己有点老了。以前我没有感到自己是个老人，这是老实话，就像孔子说的“不知老之将至”。1995 年以后，做事情有点力不从心了，感觉到有个“老”字来了。讲话的时间一长就讲不动了，走路要人扶着了，一样一样地表现了出来。总的感觉是力不从心。心里边还想着做这个做那个，可是实际上做不来了。我这个生物体和在文化世界里形成的精神要求合不到一块了。感觉到自己老了之后，我就在考虑一个问题。我虽然老了，

可还没有死。从老到死还有一段时间，叫“老而未死”。老而未死这段时间里边，我应当做些什么事情呢？中国人有个说法，叫“身后之事”我也开始考虑身后之事了。从前写《生育制度》的时候，我发挥过一个观点，认为社会同人一样，都有新陈代谢，英文里边叫做 *metabolism*。我为此专门创制了一个名词叫“社会继替”。社会自身的发展，要求人口不断地再生产。新的进去，老的退出来。退出来的过程中，有一个老而未死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他会想一个问题，即个体受到生物体的限制，不能再活下去了。这是上帝决定的。中国人叫“命”。天命如此。到这个时候，人会感觉到，有个东西在自己死后还会继续延长下去，这就是人文世界。想到这一点，会产生一种感觉，想再做点事情，留点影响给身后的世界。

我在 1995 年之后，开始考虑这个身后之事。想到的具体要做的事情，是写我的反思文章。站在现在的位置上，回头去看去想自己思想的来路和过程，看看这套想法是怎么来的。我想自己大概还有几年的时间，能用来回头看看自己写过点什么，为什么这么写，写得对不对，自己做点反思。我为什么想到这些呢？这大概是文化大革命对我的影响。那个时候，人家强迫我回头想自己，进行自我批判。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对这一点不大会懂得。我们经过这段历史的人，在思想上得到了这么一种训练。后来我又写过一篇文章 题目是“我看人看我”意思是看看人家是怎么看我的，看看我写的文章起了点什么作用。这事情很有趣。大家到了我这个年龄，可以试一试。自己看自己，批评自己，再看别人怎么看自己、批评自己，不仅有趣，而且可以有启发。通过这样的思考，可以对问题看得深一点。

我怎么去进行反思的呢？一个办法，是在我的老师身上做文章。思想有它的来源的。我学的这套东西哪儿来的呢？我的思想

哪儿来的呢？应该说是从我的老师那儿来的。我的几个老师当中 第一个影响我的是吴文藻先生 第二个是潘光旦先生 然后是三个外国人，一是 Park 二是 Shirokogorov 三是 Malinowski。作为学生 我从这些老师身上得到些什么呢 关于吴文藻先生 我写了一篇文章 叫《开风气 育人才》。他在中国提出来两个重要思想，一个是社会学中国化，一个是把人类学和社会学结合起来 运用人类学的方法发展中国的社会学，从实际调查中出思想，出理论。潘先生对我影响比较重要的思想是“两个世界”，一是人同物的关系的世界，一是人同人的关系的世界。我在潘先生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人文世界”这个概念。我这个概念是从潘先生的思想里边来的。

对人文世界怎么理解呢？这个话要说得远了，意思也深了。太史公司马迁写《史记》是承父命。他的父亲要他做的事情 总起来讲是两句话：一是究天人之际 二是通古今之变。“天人之际”是什么意思呢？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我的理解是，天是指自然世界，人是从自然界里边发展出来的，天人之际就是人在这个物质世界里边处的地位。人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不是天外来客。人逃不出这个客观的物质世界，但是人有能力可以利用这个物质世界来创造一个人文世界，用人文世界来利用自然以取得人的生存和发展。这使人既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又是自然世界的对立面。Malinowski 的一个关键思想是 文化是人造的东西 是为了人的需要而造的。在自然界里边 从没有生命的状态里出现了生命 又从生命里边出现了文化。这个过程到现在还没有完 还在进化 还在发展。连起来看，就是历史。要弄清楚这一套，就需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也可以说是中国人历来做学问的基本内容。人的知识 大概就是从这一“究”“通”当中来的。根据我的理解，人类学、社会学的目标 也可以表述为“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这个话 古人早就说清楚了 但是我们到现在还没有通 还不大明白。

我现在确实感到时间不多了，力不从心了。 Raushenbush 写的 Park 传的最后一章题目是 So Little Time。时间之少，生命之短 到老才体会得真切。现在我真是觉得整天想问题都来不及 更不用说把问题想明白再写出来。

我在反思的时候 先回到自己老师那里。这一来 我发现自己对几个老师的东西都没有吃透。要真正理解上一辈人并不容易。最近我在看什么书呢？讲讲也许很有意思。我在看几本传记。陈寅恪、顾颉刚、傅斯年 还有钱穆 这些人的传记很吸引我。他们是我的上一辈人。我想看看他们一生关切的是什么问题，他们这代人是怎样过来的 这里边很有意思。顾颉刚是我的同乡 他讲的话我很熟悉。从传记里边看到他那么说 那么做 我就想 如果我处在他的时代 也会那么说 那么做 逃不出去的。我看这些人的传记 是想争取多懂得他们一点 也是想多懂得自己一点。

在我的老师里边 中国的老师 只是差了一代 理解他们就不容易了。外国老师理解起来就更不容易。 Shirokogorov 写了很多东西，我也看过不少，可是到现在我还不能说自己懂得这位老师。我跟他学体质人类学，他对我影响很大。这种影响从当时一直持续到现在。十年前 我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觉得是自己的发明，还很神气。现在一看，Shirokogorov 早就讲了。今天我把这个话说明 这是 Shirokogorov 影响我的学术思想的一个例证。

为了参加这次研讨班 我从去年暑假开始 看 Malinowski 的一本书，The Dynamics of Culture Change。我好好读了一遍 用去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才写出了参加这次研讨班的文章。我应当说明 这是 My teacher in my eyes 只是我眼中的老师和他的想法 是

我的理解。这本书对我的影响很大。我从这本书里边看到了 Malinowski 学术思想的具体变化和发展。他最早成名的著作和他早年的文化理论 是从他参与 Trobriand 土人的实际生活里边出来的。Trobriand 那个地方 有点像中国的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描写的那个样子 是个孤立的、封闭的、静态的文化。Malinowski 确实是很深入地理解了 Trobriand 岛民的日常生活和情感，从中看出来了文化表格 即文化的结构 写出了《文化论》。后来他到了伦敦 做了教授 就不同了 他不再到 Trobriand 去了。他要考虑下一步怎么办，人类学往哪儿去。他后来接触到了非洲殖民地上土人的情况，看到当地的原有文化快要被西方殖民主义破坏尽了，他心里不舒服，对殖民主义这一套很反感。他希望还能保留住原来的本土文化。Malinowski 当时的心情 可能跟我在 1957 年时候的想法有点类似，想凭借自己的知识去改造天下，像唐吉珂德。他热心于应用社会学，想改造殖民主义，为殖民地的人民做点好事。这与总的形势是冲突的，成了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靠书生去改变它也是劳而无功的。但是在这一段经历当中，Malinowski 却看到了一个正在发生文化巨变的社会，看到了文化变迁的现实，这使他后来写出了《文化动态论》。这是人类学历史上的一个很大的转折，从静态的分析转向了动态的研究。他把这个转折作为一个人人类学的大题目，认为新的人类学必须以对变动中的文化的研究作为自己的主题。他明确地提出了这个主题。可是人生有限，他没有机会由自己来完成这么一个主题的转折了。

Malinowski 的学术思想，始终没有离开他所接触到的实际。实际是静态的，他的思想也是静态的。实际发生变化，他的思想也发生变化，他的理论也发生变化。我们看书不能不看人，要看是谁写的，什么时候写的，为什么这么写的，为什么有这套思想。弄清楚这些，才能理解作者，懂得作者。Malinowski 在人类学上的贡

献 就是实现了从书本到实地调查 从静态研究到动态研究 并倡导从对野蛮人的研究转向对文明世界的研究。

今天的人类学、社会学的主题又是什么呢？这是我们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我想 要回答这个问题 必须先看清楚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大环境里边，看清楚全人类的文化是在怎么变化，这样才能看到我们努力的方向。也就是说 先要定好位 才好往前走。这里边的意思 还是我反复强调的一条 不能脱离实际 要坚持从实求知。当前最大的实际，就是人类社会从 20 世纪向 21 世纪过渡时期的文化变迁。

1989 年，我参加过一个国际儿童教育方面的学术会议。我在会上说 在儿童教育方面 当前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为他们准备一个能适应 21 世纪人类生活的脑筋。21 世纪会是个什么局面呢？这个话要从 20 世纪说起。我曾经用过一个比喻性的说法，说 20 世纪是一个世界性的战国世纪。意思是这样一个格局中有一个前景 就是一个个分裂的文化集团会联合起来 形成一个文化共同体，一个多元一体的国际社会。我觉得人类的文化现在正处在世界文化统一体形成的前夕。要形成一个统一体，而又尚未形成。要成而未成的这样一个时期 就表现出了“战国”的特点。这个特点里边有一个方向，就是多元一体的世界文化的出现。我们要看清楚这个方向 向这个方向努力 为它准备条件。如果不是这样 而是老在那儿打来打去 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人发了昏 扔个原子弹 毁灭整个人类社会 即使人类没有全部毁灭 文化也得重新再从头创造一遍。我们要避免人类历史的重新来一遍，大家得想办法先能共同生存下去 和平共处。再进一步 能相互合作 促进一个和平的共同文化的出现。这个文化既有多元的一面，又有统一的一面。

我虽然是看不到这一天了 但是可以想象天下大同的景象 而

且还想通过现在做的事情来影响这个鼓舞人心的前景。所以，我还在想身后之事。不能说我快死了，看不到那一天了，就跟我没什么关系了。中国人不这么想问题的。我虽然快死了，文化还存在，人类还存在，地球上的人还得活下去。活下去就会碰到这个问题，就得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有责任为后来的人们想想问题，做点准备。怎么准备呢？要形成一个世界文化统一体，首先要知道世界上有多少个文化集团，每个文化集团是什么样子，和平共处的关键在什么地方。思考这些问题时，可以回到 Malinowski 那里去。他在《文化动态论》中得出一个值得我们发挥的结论：人类必须有一个共同的一致的利益，文化才能从交流而融合。这个结论很重要，是他从非洲殖民地上看出来的。换句话说，殖民主义不可能解决文化共存的问题。我们中国人讲，以力服人为之霸，以理服人为之王。霸道统一了天下，也不能持久，王道才能使天下归心，进入大同。维持霸道的局面，可能最后会导致原子战争，大家同归于尽。我希望避免同归于尽，实现天下大同。所以我在 70 岁生日那天提出这样的四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1998 年 6 月 15 日于北京大学)

关于文化交流 (在第三届社会文化人类学 高级研讨班上的评议)^①

费孝通

我不敢说给评议，在中国评议是要给个分数的。好不好，要给个评价。那么我觉得今天大家讲得都很好，都得了高分，都能 pass。听了各位讲了之后 我有点想法 给大家讲讲。

首先讲李亦园先生的本土化问题。中国社会学是从吴文藻先生开始，就提出社会学中国化这个主张。这个意思其实并不奥妙，当时我在燕京大学做学生的时候，我们讲的社会学不是中国东西，而且是用英文讲的。我们讲中国化，第一是语言中国化，很简单。吴文藻先生他教书不用英文讲，用中文讲外国的社会思想史。从孔德开始，斯宾塞一路讲下来。可是他用中文讲发生了很大的困难。因为一下子当堂翻译很不容易，许多概念不是中国概念。怎么能把它翻译出来讲呢？因此实际讲的时候是 bilingual。像刚才我讲的话就是 bilingual 英文出来了 是多语言式的。在我这一篇讲话里 讲到文化接触里边 就有“洋泾滨”这样的现象。上海人讲

这是费孝通教授 1998 年 6 月 29 日上午在李亦园教授、庄英章、王斯福 (Stephan Feuchtwang)、石瑞 (Charles Stafford)⁴ 位学者的正式发言之后所作的评议。

第一不讲第一，叫“那摩温”。广州人打的给钱叫给“fee”，它是用英语，变成中国话。但是社会学中国化首先就是要把一个外国的概念用中国语言讲出来，让没有在国外生活过的中国学生能够懂得他讲的是什么意思。刚才 Charles 先生他很不容易，用了中文讲，很多术语很难表达出来。他是跨了文化，两种语言嘛，要想尽办法把他想的东西讲出来。但是我们听的人不一定能完全懂得了。对王斯福讲的 ethnicity、nationality 都是英国的 ideas 不是中国的东西，中国没有这一套。所以你要搬过来讲，相信用英文还是容易懂一点。可是讲出来什么是“民族”呢？民族学院的英文名字，Institute of Nationality 是我翻译出来的，很不通。Nationality 是国籍啊，我们填签证表的时候，这一格是要填国籍。如果说是国籍学院，那就不通了。可是民族学院到底应该叫什么呢，我想不出来，只好叫 Institute of Nationality，其实不通的，我们自己用了。这是文化交流的困难，跨文化之间，进行 communication 要互相懂，不容易。因为每一种语言里边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有它的历史。而历史呢，各个民族是不一样的。因此要中国化开始看起来很简单，可是要把什么是社会说清楚，很不容易。要用一套话讲清楚什么是社会，社会怎么来的，为什么 society 翻译成社会，为什么我们叫社会学。关于社会一字的来历，考据很多。我说大概日本人想出来的，这我没有根据。人家问我，我说这是我们中国从日文里学来的。最早是“群学”，是我们中国严复看到这个字把它翻译成“群”字。群是 group，group 不一定是 society，群和社会还不同，还要加一点。群里面互相发生一定的关系，要分工合作，才能够成为一个社会。讲起来很长。

所以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碰头了，大家接触了，应该要互相能了解。你讲的意思，不要到了我这里有误解。这就是跨文化交流的第一个要求。那么我们这群从外国留学回来的人，先同外国

接触了，学了很多名词回来了，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把外国的概念在中文里找一个字来代表它。这里遇到了困难。比如 ethnicity 或者史禄国所说的 ethnos。史禄国的这个字，我到现在还翻不出来，它的含义很深。那么文化接触，怎么能互相懂得，就是一个真实的难题。最近几天很有意思，克林顿同我们江泽民主席的谈话，这个 cross-cultural dialogue。什么叫“人权”这里发生了问题，它有了政治的含义，弄得不好我们要死人的。可是就这一个字“人权”是什么意思。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讲法，西方人、美国人各有各的不同的讲法，human rights。所以江泽民同志在对话里说，这是一个文化问题啊，怎么能让我们大家有个共同的认识。现在我们看出来，必须要相互理解。大家要相同，说一个字出来大家要认识相同，这就是跨文化的交流。所以更深的问题就是语言学的问题。事实上没有一个人能完全懂得另一个人说的话的意思。

那么现在我们讲社会学中国化，中国化也是一个名词了，它的内容李先生分析了一下，其实还要丰富。说老实话，现在我看中国年轻人写的东西，我看不懂了。他们开口闭口讲 post，比如 post-modernity。你们看不懂，我也看不懂，外国人也看不懂。他们用了各种的名词，认为看的人应当懂。你不懂，表示你落后了。我是后现代，你不懂后现代，那么你是顽固的老头子。这下子你就糟糕了。现在写文章也不容易，目的不是让人家懂，而是表示自己写的东西你不懂，那就表示我比你强。现在人同人的关系里边很有意思啊，无论写文章说话，都有一个目的性。他不是简单地让你懂，他要写得你不懂，他要显得比你高强。他是一个权威，威信啊。你不懂，就要听他的。背后是一个 power，一个权威。他的权威建立在你的无知之上。实际上全世界都在搞这一套。美国讲很多话，你中国人不懂，所以你要听我的。它有一套游戏规则，我们不懂。可是他不要你懂，说你不懂就是你不行，你不够 post-moderni-

ty, 你文化还没到呢, 还没有发展到懂的水平。它有一个很深的思想背景, 就是人类发展是一个单线的发展, 你迟一步就是落后, 你落后, 地位就不行了 social position 就比较低了。你不够水平, 也得装做先进。

现在让我们回到中国化的问题, 这句话是有历史背景的。现在我们应该重新来解释什么是中国化。今天李亦园先生进行了分析, 说明中国化里边包含什么意思, 这是我们教授的一个责任。中国化这个字眼, 我们一直在用, 现在我们要跳出来看它。天天讲中国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可是什么叫中国特色? 我们说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说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啊。这个特色是什么呢, 大家没有讲清楚。你不能说不懂, 不懂就不行, 你得冒充懂。你说这是特色, 那是特色, 可是每个人都在自己搞自己的特色。等于大家都在讲 post-modernity 一样。可是什么是后现代呢, 又不懂, 可是大家还都在讲, 这背后是有道理的。那么我们今天的社会学和人类学就是要去对付这个问题。我们自己要理解, 要懂得为什么发生这些情形。我觉得我们自己应当说清楚什么是中国的特色。今天李先生直接的意思就是要说明这一点。

马林诺夫斯基讲过“社会学的中国学派”, 弗里德曼也讲了。究竟它指的是什么, 我们说老实话, 还是不清楚。大家以为清楚, 实际上不清楚, 所以现在我们要把它弄清楚, 这很重要。这是一个共同性, 一个认同啊。我们作为一个职业, 要吃饭的啊。作为一个科学家, 用科学态度来对付今后人类的生存问题, 必须要有共同认识和共同语言 共同的 symbol。要提倡共同的理解。今天王斯福讲的很多还是如何重新解释人类学的概念和认识, 从 nationality 到 ethnicity 弄得大家糊里糊涂。说老实话 懂得的人不多。可是我们现在不能再糊里糊涂了, 因为人同人接触多了, 不同文化碰头

了，你不清楚就没有一个共同语言。行为上也难于配合。

最近我常常自己在思索，不同文化的人能不能有共同的理解？我在电视里看巴黎的球赛，这说明不同国家的球员可以在同一个球场里踢球，而且大家知道谁输谁赢。这个东西不容易啊。共同性的存在是可以发生的。而且最有意思的是，裁判看错了，大家还是服从，这很厉害啊。这已经超过了理性，因为比赛还要继续下去，而且全世界的人都能分享这个比赛。我是希望将来的世界要变成一个国际的赛场，很多基本的人与人的关系、合作关系，在球场里边发生出来。想到这些，就是因为看球啊。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社会学的课程。我们现在还没有人认真地说明它为什么成为可能，为什么不同的球队能在一个场合之下找出一个 *championship*。这个不容易啊，如果将来这个世界可以这样子，那我们这个世界就很和平了。

所以我们学习社会学也好，人类学也好，不要离开现实，天天可以有很好的课来讲。我们看中美高峰会谈，一直到看“世界杯”球赛再到东亚的金融风暴看到了一个 *global society* 已经很明显出现了。泰国发生一点儿经济动荡，结果引发了一场金融风暴，到现在还没有完。这场风暴究竟怎么结束我也看不出来。日本汇率是否还要下去，天天发生的事情提醒我们，全球化的事情已经放在我们眼前了，可是我们跟不上。像我这样的老头子如果听不懂别人的话，可以说由于我耳朵不太好，而不说我的语言不行，知识不行，大家可以谅解我。这个不是最好的托辞。如何得到一个和平共存的未来世界，这是下一代的问题，我们现在就是要为解决这个问题打一个基础。这个任务很巨大，也很不容易。做一个当代人是不容易的，给我们的条件不是很好，可是任务很重。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闭幕式再见。

中国早期现代化： 社会学思想与方法的导入

李培林

一、群学与社会学

多数中国的学人都知道 社会学最初在中国被称为“群学”其最主要的标志，就是严复在 1897 年把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 1873 年著的 *The Study of Sociology*（《社会学研究》）一书翻译成中文时译成了《群学肄言》。但问题是，“群学”这个学科名称究竟是严复以其古文的功底和根据其信达雅的翻译标准杜撰的呢，还是中国当时已经存在“群学”这样一个研究领域，严复不过是为了翻译的方便而套用？如果当时中国已经有“群学”，那么当时中国学者思想中所理解的“群学”与斯宾塞对“sociology”的解说是否一致？如果中国在严复翻译斯宾塞的著作以前并不存在“群学”这样一个研究领域，严复为什么没有选择“社会学”这个日本已有的译法而是选择了“群学”翻译 sociology？而严复在当时很明显已经知道了日本人把 society 译作“社会”他自己也在解说“群学”的同时经常的使用“社会”的概念。

根据我所接触到的史料 在严复之前 中国并不存在“群学”这样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也没有人使用过“群学”的概念。换句话

说在严复引入“群学”之前，中国有关于“群”的思想（社会思想），但没有群学的思想（社会学思想）。关于这一点，严复自己心里是很明白的。1902年严复在写给梁启超的信中叙述翻译的甘苦时，指出计学（经济学）“其理虽中国所旧有，其学则中国所本无”的道理，这对群学也是通用的（严复 卢云昆编选，1996:525）。

严复是中国最早使用“群学”这个专名的人，他最早使用“群学”一词的时间大概是在1894年。早在1881年前后“光绪七八之交”^①，严复就阅读到了斯宾塞的 *The Study of Sociology* 一书，当时他才28岁。严复从洋务派领袖左宗棠等人创办的海军学校——福州船厂附设的船政学堂毕业后，于1877年被派到英国格林尼茨海军大学读书，1879年未毕业便被调回国，次年被李鸿章调到北洋水师学堂任总教习，此后的1885—1894年的9年间，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任职的同时，奔波于福建和北京两地，连续4次参加科举考试均名落孙山。所以严复有较多时间从事翻译，则在1894年乡试落选以后。从发表的译作看，严复较早的翻译作品是英国密克 A. Michie 著的《支那教案论》（*Missionaries in China*）和赫胥利 T. H. Huxley 著的《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这两本著作都是1894年后开始翻译的。但是，在翻译天演论之前或之间，严复似乎已经开始翻译社会学和政治学方面的著作，只是他最早的社会学翻译作品没有在当时发表。严复在《天演论》的《导言十三·制私》一节的按语中写道：“人道始群之际，其理至为要妙。群学家言之最晰者，有斯宾塞氏之《群谊篇》、拍捷特《格致治平相关论》二书，皆余所已译者。”（严复 卢云昆编选，1996:321—322）可见在1894—1896年翻译《天演论》之前或之间，严复已翻译过社

^① 严复在《群学肄言·译余赘语》中说：“不佞读此在光绪七八之交，辄叹得未曾有生平好为独往偏至之论，及此始悟其非。”（严复 卢云昆编选，1996:127）。

会学的著作 并开始使用‘群学’的专名 只可惜目前笔者无法找到这两个译本,也未见有发表的记载。另外,严复早期曾试图翻译法国巴黎法典学堂讲师齐察理的著作 他译为《国计学甲部》 但仅译三千字左右,具体的翻译时间不详,但显然是其最早的译品之一,翻译时间应在 1894 年之前,这三千字左右的残稿中有两条按语,均与‘群学’有关。其中一条原书的译文为:“以群学为之纲 而所以为之目者 有教化学或曰翻伦学 有法学 有国计学 有政治学,有宗教学 有言语学。”一条按语为:“群学西曰梭休洛支 sociology——笔者注)。其称始于法哲学家恭德(孔德——笔者注) 彼谓凡学之言人伦者 虽时主偏端 然无可分之理 宜取一切 统于名词 谓曰群学。”(严复 王栻主编,1986a:847)

对于 sociology 这样一门中国‘本无’的学科 严复为什么没有使用日本学术界“社会学”的译法呢?美国研究严复的汉学家史华兹(B. Schwartz)认为 严复反对日本用‘社会’译“society”而喜好用传统概念的‘群’来译 因为严复认为‘群’的意思更接近“society”。作为一个社会集团而不是作为一个社会结构的概念,严复译文的宗旨是“最大限度地运用中国古代哲学的隐喻手法来表达西方概念,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多数由他创造的新词在与日本人创造的新词的生存竞争中逐渐被淘汰了”(史华兹,1995:881)。然而 严复所使用的‘群学’的译法 显然不仅仅是对传统概念和中国古代哲学隐喻手法的偏好。严复对“群”的理解,当然首先是受到中国古代哲学家荀子的思想影响,他在解释斯宾塞“群学”的概念时 多次引用荀子的话 如在《原强》中说:“荀卿子有言:‘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 以其能群也。’”在《群学肄言 译余赘语》中说:“荀卿曰:‘民生有群’”(严复 卢云昆编选,1996:127)。严复援用荀子关于‘群’的概念 自然由于‘群’比较接近 society 的含义 但更重要的是,严复当时的翻译,具有强烈的实用急用色彩,他是在追寻